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唐西明寺釋氏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䘮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太宗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五
辛由舍著齊物論淨琳二師抗釋事六
太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七
太宗幸弘福寺手製願文并敘佛道後先八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事九
太宗詔奘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覈事十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弥隆
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
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
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
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
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
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
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
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星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答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顯髮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
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
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
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
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堂
王種辞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
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
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
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
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
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
德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無乃多寫表狀公然達近務布
京室閭里咸傳充丁之誚謝謗庸
昌言胡鬼之誣佛日翳而不明僧威
沮而無力若時逢量道俗動毫成論
者非一各肆佛理曲陳邪正琳闕衆
辭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
是吾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難曰破
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
器局天授博悟生知頗作者之不工
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注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
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
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
暢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
果理沒見而猶昏命報五乘義經丘
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
謨詎免四流浩瀚為煩惱之波六趣
諠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窈
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
玄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
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

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道前入則現
王從後聲聞菩薩儀若朝儀入部衆
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
涕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衆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
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
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
與羲周李可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輩
相聯類非所言也之者二十餘紙自
拈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心口成
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叢譽
於是乎拂騰蒙俗由之而開悟亦有
功矣拈以論卷初出並在學達所知
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僧
戒親王及公卿侯伯並又理弘被無
續成嘉其博語焉故并奏拱國之務
宸得使釋門重徽拈又其功東言無
子虞無南詳所上論為之序亂光僧
之願又重由來拈姓陳氏潁川太益
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又為縣人焉
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
內外之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福
德必概甚老宗後萬承繼言多述論

有陸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閱史云
老氏西之流沙云老氏死於槐里
二說紛紜名著弟各故西流沙塞絕
李氏之興中土槐域者古蹟之驗追
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
喜之宅迹老過之非拄下居度令觀
西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令之後
東偁不事道也余往問焉言我祖
結草為樓于此觀望故曰樓觀本非
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
不往流沙昭然斯在但以時逢寬政
不事紀德任彼黃市萬御尹李致有
符圖章應代代崇廣道德玄言豈其
然乎莫不厚生存刹非老厭浮擲慨
其謬妄之欲窮討根源若非其任之
憂無由得成撰廬即載冠服褐從其
静爾為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荊楚
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蓋括精抱泰初
道學爾用孚逢自餘章句撮概而已
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
黃庭黃書之秘天文天圖之術形氣
鍊尸飛丹攝深景不說如指掌焉

[illegible]

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義諡
並闢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援
求乃見亂並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任
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
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
乃返迹舊徒如當綜畢及
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錫進喜謁獻
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昕過
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乗劉李
是師背教妄作旨凶凡聖及
太宗覽論誠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
理極言　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
僧寺行至百年關因疾而卒時年六
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終於
釋李文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振早明
經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則
參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傳
述後掛之白餘瑣末足言識其對
宿重者如後廣之與但叙其風素可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
師事第二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
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攘叙三宗
時勝光寺慧乘法師請揚所從道俗

敦敎衆所樂推以爲尊首於時五都
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
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
教後興宜崇客禮令可老先次孔末
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
座清慮不妄太宗時爲秦王躬臨位
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顧降中使云
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
旣寂未陳唱冠徽前通乃令宗曰上
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
聖令將敍太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
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
皇儲已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蹰
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
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
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立道宗高
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
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
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
大於道者 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
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illegible]
無法於道者荅曰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
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
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
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　荅曰
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
別法法於道者　難曰道法自然自
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　荅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難曰道
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
自然不即道　荅曰道法自然自然
即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自
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
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
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
天應即是地
於是仲御於座周憚神府抽解無地
狂赧無荅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遭難
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
蹋響風飛塵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
驚美其辯[illegible]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
左右重臣並同嘆重黃巾之黨結舌

金剛□□□□卷第二　第□張

無報博士祭酒張侯撈視末龍轉門
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昇於
座中下詔問東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
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
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
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
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翻之
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
可知梁谷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
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
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
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來
敬王時道乎鈞虛驗實是可知也仲
尼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
壽勃洞虛之中煒煒王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
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
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
謀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
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剖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自異
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己為德及
物為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
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
王充論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
道德也者為若此矣鄉所言道章異
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
金冠身被黃褐驢垂素髮手把玉璋
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
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
不載大羅同烏有之說王京本亡是
之談言畢下座乘于時獨擅詞鋒來
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
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
功立事是知近假叨華之力遠庇護
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
氏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
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
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
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
遠有名釋李幸來府供乘以學優見
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彩然
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在昔量鋪詞摛藻後逸終古自爲內
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
之文騷經陳其趣楚典年南據才學
漏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
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
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雄伯電舌而卷
辭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
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手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雄邑召往
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
旦末達海裏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
詞言京師西南建雨禪宇內獲舍利
擬塵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自
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逾郊闉
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
擁素風皇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
場最胥觀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齊
講經彰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
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
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
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
高眾望又屢其貞在京住勝光寺以
勝光寺主僧琳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者顗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聞進
住彗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故亦
文帝寺又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
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者
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
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晝繢瑑奇
冠絕區域皆乘日進心計巧類神功
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
若河傾名見如搞錦能使智人傾心
清耳許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但聞寫送輕技莫知銓結終為
人慈育以濟度為心言問所涂惟存
賛挽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
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崇
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
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傳弈脣齒
結構誅翦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
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
勑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來
將有才用者入品處分暴 勑行下
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嗟嘆丈

震方出　帝氛祲廓清　太宗素冀
居聞溥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亭
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
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
一袠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
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
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
多不載　太宗下勑道先佛後僧等
上諫事第四　貞觀十一年　駕巡
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
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
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
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
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
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
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
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
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

俗之典籍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
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於茲累代今
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
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
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
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
穎內外兼明攜諸耆老隨駕陳表乃
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
桑榆始逢太平之世皃侵蒲柳方值
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
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
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
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
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
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
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
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

指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illegible]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眞僞同流有損國化
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
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
郞岑文本宣 勑語僧等此事久以
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
年形疲道路飮氣而旋智實勇身先
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
遂杖之放還實步出家住京師總持
寺沙弥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
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
嚴業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
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
鋐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舉東
遍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
法雅躬為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
實於衆中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
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
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
勑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

在僧前嘗携亳邑大德法常慧淨法
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
許之嘗曰深知明　詔已下不可轉
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遇
疾請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嘗曰余
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
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
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如彎弓箭下可
選地耶任後量慶省事為要言已卒
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五　貞觀十二年

皇太子集諸官臣及三教學士於弘
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
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
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
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
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
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
花假近開遠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
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
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
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
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

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
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
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
昔者有二人一名地奴道昴忘掃一名身子
聞子解然則地奴再聞不悟身子一
唱于領與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
後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
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
之晃曰野寸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夫
宫嚴衛理絕獸蹤道士規迷謂人為
畜有国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
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諍法師何
以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
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
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介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
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
勸說直為道黨淨啓常聞君子不黨
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
坐歡躍今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淨

古今佛道論衡本第十字 星字

須入宮闈抗論無捉殿下目屬其神
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
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孕
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
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
住持維人在寺等事也淨本趙郡房
氏即隋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家
代儒宗淼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學
阜明文雄機論標於垂時搆予少出
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傅於大小乘探
賾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
義必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滯或示新
文儀按古今商攉儒墨問之不已乃
為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
二群晨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纘
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于皇運
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产
俱舍毗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疏
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綴
疏述令成誦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
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欽重每有勝集引諸名家預聽法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三 十五張 居

遊曰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
事無一學字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
儒並騖所以吹勢易發光華莫不由
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遷几誅
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荅云淨
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苦因因
當捨著遂召五眾一切都捨來覺有
間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
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妄有者命論
捨財子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
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令悟之
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
迎送禮遇不變恒倫至於同法論難
知窮引通不吝前失人代則曰聞見
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
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舍辛諝齊物論
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者論詳略
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於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言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

聯環幽難動以縱横援藻紛其駱驛
非夫哲士誰其盡心瞻彼上人固難
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陁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
舉也深固幽遠理淺嫌疑今當為子
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
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弃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
解乃說空談答曰誠如來言亦須分
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
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
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泥爝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
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

[illegible]

乱其横竪施厲混其姸媸斯由相待
不足相奪可忘涯生所以絶其有對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改予分
別即三分別子余三分別矣君子勵
談幸無虚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論曰諸行無常輪
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
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
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
代非繕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
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
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鳬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
何居弱喪　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
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
倫或同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
無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
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
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貪道

藉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攝善
敢進獨羌如或鏗然願詳金牆者是
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李建
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滯未詳便以
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答曰
家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
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闢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
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
問非夫契彼冥中孰能振斯高論美
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七皇朝儆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陁
之号智慧者盖分別之小術般若者
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
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陁分別
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
數分別之見不二於內無心誘引之
功莫匱其秋毫之方巨岳踰天鵬之
此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
二是非不二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
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
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
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

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
無成道之聖從微至著憑緒越而方
炳矣因趣果籍熏修而始見彼既知
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
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
之自顯自顯也者推微推彰同歸也
者孰來孰去盖知隨業受報二鳥不
嫌其短長因濕致生雨蟲無擇於飛
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
請試論之昔闞澤有言孔老法天諸
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
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
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
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
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
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盖王濛謝
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
謝客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
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
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
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
談如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文軌當理
旨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秦鏡一字蜀郡千金何以當茲寄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以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決滯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
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
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
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
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
辯正但欲謗訕　皇宗罪當誷上
太宗聞之便下　勑沙汰僧尼見減
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
省州縣官人曰別鴻臚捡閱情狀見
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
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
庭輕生若對不懼性命乃縶之縲紲下
詔問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
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
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肥
毀我祖禰謗讟我先人如此要君罪
有不赦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

逆違慎終昊天靡荅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
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
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
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
已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
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
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
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
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
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
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
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
列具狀奏聞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
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
且赦七日令尒念之試及刑期能无
傷不琳外纆桎梏內追刑期冰炭交
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彯勇
橫逸胷懷頓已死畏立待追對須臾
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
所念念有靈不琳荅曰自隋季擾攘
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

相伐各擅兵威臣倭君荒不為正治

過絶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吊伐載
清海陸勤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
功此德達衡道齊上聖救横死於
帝庭免逢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　勅治書侍
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
念乃云惟念陛下琳莕伏承觀音聖
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
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為枉濫今　陛下子育恒
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
以惟念　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
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
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　勅徙於益
部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攡扇御
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廉俗乃奏彈
曰竊以大道欝興沖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黄
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
方導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斯

婬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
狼遑貪競之懷終邪織之行家藏妻
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揭
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徼存
慮斯原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
懲婬侈有 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猜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恠其死晚可謂
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
後事第八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
出虞候遠闕 勅召大德五人在寺
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太穆皇后哀瀍横流僧並垂泣乃手
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
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
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
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
豐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
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
歸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
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萬恨

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唯以丹誠
歸依 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
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為
先靈願心悟無生神 遷妙喜策紺
馬以入香城躡金堦而昇寶殿遊玩
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常飡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
斯願 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
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
等大應悢悢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
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
恩安心行道 詔言行下咸大歡喜
豈敢悢悢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
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
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
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
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
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
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
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
平也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
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第三張 呈

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居使得守
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勑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
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二年十
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
皇齋法依撿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
及國家撿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
給地三十畝撿公式令諸有令式不
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
以聞有勑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荅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
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
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
理無妨臣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
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
篆籀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
云依識三皇經今與老子道德經義
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勑可
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
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
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

集古今佛道論衡第三 第十張 星

部靡前于尚書試以火爇一時灰燼
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崇
尚改三皇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
誤僧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
唐聖帝體其偽妄故與焚除近如大
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
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
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
其內者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
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燒之耳目生靈所
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
彼輙尒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撿勘誰
辯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
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
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奘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
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
崇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
已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
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
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邀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
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
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
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
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
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
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
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
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
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
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夾本虛
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
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
倫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
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
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
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晃
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
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言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
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

集古今佛道論衡[illegible]

美如信肇普論盛引老莊感誦在心
由來不推佛言彼道如何不思奘曰
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
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
致聯類喩之非謂此擬便同涯極今
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
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
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
張葛之胄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
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
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
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
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
言如何弃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
賾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
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
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諸道
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
譯昔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末伽以
為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 勅不輕
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末伽
言道唐梵音義確尒難乖豈得浪翻
冒罔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陁言覺菩

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妄今翻末
伽何得非妄奘曰傳聞濫真良談匪
惑未達梵言敬存恒習佛隨天音唐
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
法兩異聲釆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
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
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
者余是罪人非唯惘上當時亦乃取
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
文河上序胤闡而不出戎英曰老經
幽秘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聞悟
請為翻度恵彼邊戎奘曰觀老存身
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
序實驚人同巫覡之婬哇等禽獸之
淺術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
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
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彼土尚道
九十六家並脉形骸為桎梏指神我
為聖本莫不淪滞情有致使不拔我
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
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
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
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奘告忠誠如

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
然並述遂不翻之裴姓陳氏類川人
也後葉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
喬遺承梵學富善願博求以貞觀初
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
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達詣
天竺三十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
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
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
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
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今在
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
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
如後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